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臯文集卷三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陳本

謄錄監生臣趙廷麒

欽定四庫全書

臨臯文集卷三

明 楊寅秋 撰

書

與潯州守

頃流賊白日充斥村落望風披靡不佞遍懸賞格有能
救援截殺每級照格賞不踰時無何有一二響應必當
陣追斬有被害失主有被劫地方三覆審實方從賞格

賊鋒藉是稍挫微聞遂有浪傳偷功之說但偷功必報
道非掩罪即冒賞耳未有偷而匿其宮中者事雖絕無
跡影亂民間出意外與其繩之已事不若禁之未事特
發示張諭更希門下廣布之大都五山盜數而平民錯
居又未必皆盜昨者輕逞村盜之廬舍積聚蕩然平民
亦蕩然此等光景門下何以為我收拾決策

答林元東憲副

弟本疎鹵况從田間懶慢成癖一切惘然偶與時會迫

而應之與馬耕何異節鉞既臨弟可弛於負擔會司篆
借重只得竭蹶苟了殘局善後事宜當事漫然促之弟
亦漫然應之有老大運斧提衡即罅漏無當弟自可作
放膽文耳修建估計減尅過多廩廩不給之憂弟竊同
之大村椎牛饗客獨毛天洪不赴弟意當呼出一賞之
不爾何以別於黨賊此獍近又獲李富一賊誠有激韋
明懸故事乘此機括前收明懸再收天洪入我彀中將
來必有源源者五山之首獍盡為我用無論桀驁化誨

而異境小醜不敢越五山矣丈其云何

又

弟秋荷翁丈知己之遇固已迴出徵逐外窮愁虛度之
辰亦厯記念使人跼蹐莫知所對黃司理過邕知台節
還潯陽有期五山修舉犁然改觀不獨懷澤之幸抑第
之幸也廖世傑不便與沈遷喬同事因各營玩愒已甚
又恐彼此嫌隙故令世傑領遊哨因督率之聯屬之弟
其人不肯甘為牛後頗能任事亦易妨事幸丈銜勒之

哨官營兵聞在壩強買米菜昨龍山十冬有在省欲憩
之撫院者又聞狼目流言驚恐五山山中之變態在呼
吸間耳可恨殊甚二事皆緊關弟率爾各出一示禁諭
之然非仗明威申之未易制也鄧延勲前所報獲者為
韋馬養韋善昶所擒為韋特養查馬羅節次案內止有
韋特養名並無馬養名無論韋特養現在縣中供吐係
送飯米前來看韋元成者縣中未報時得李在竹札具
道善昶擒獲與韋賊為讎馬羅勢且日孤疊疊甚悉乃

近得在竹書又云兩起俱係馬羅人得無因延勲而遷就其說耶不然何前後矛盾也翁丈臨縣當備鞠之幸以確示山中反側引領望賑不則未有能束手待斃目前第一隱憂今當作何議處平樂糴買之穀亦可為貴縣乞免否荒年買補官穀各稍有稻之家必閉糴而穀價且日騰買補猶難況傍及他境且平樂之與五山勢孰急也當事議糴時原不知潯陽之歉而又不計五山之可慮賴丈鼎呂想當立解吏評弟本卑處堂下又

左江已經按歷而弟半在五山未經心雖曾一報亦係
郡中葫蘆樣耳黃司理向在太平日淺又不聞署象郡
事郡中似止開獎第此君才品卓絕當以薦擬無疑知
老丈所關念便并以請

又

叅府移鎮謝村議自郡縣曩者當事亦然之但萬山虎
狼之窟叅將所轄寥濶未必能久住增兵之說萬不可
免軍門意主多調土兵而別處抽募兵三百湊之昨得

李叅戎數字則專用募兵四百二十名其梧鎮土兵惟
借貴縣守城既非軍門意而四百募兵四顧無可抽撥
錢糧無從計處巧婦不能作無米之炊貴縣原有梧餉
舊額勢不得不懇當事稍廣之須仗門下鼎呂庶不作
畫餅種種容嗣縷

又

節鉞遙臨潯陽竹馬兒童未知懽躍何狀弟之加額可
知謝村召募恭布粗有成議但彼中為向來庸弁許金

等敗壞殆盡今雖再三申飭終是搪塞虛應漫意設一
遊哨令把總廖世傑領之往來偵探道路就便查點軍
兵催督如期操哨聯屬各官同心不得參差嫌隙兵餉
一無所增待人心定而兵威振則罷之翁大以為然否
其人亦激壯熟地利大姑試之不可或恐牽制生端則
已之惟臺下命得制府數字云韋元成不但不可再放
且不可久活老成灼見千里宛在目次第前得郡中揭
意尚欲疎之虎可再入山乎數四以書婉諭之得無以

弟殘忍耶亦知此賊向經郡撫但撫後拿官舍要田土
為近日釁端制府手批口談未嘗一日忘此數賊其名
已達之黼座幸大再一叮囑萬一惡黨弄出別端責有
攸歸莫道夷簡不曾說來也鄧延勲近日獲賊韋特養
等甚快弟實再三激之奉議衛印務不知可令署掌否
孫文斌叅疏有名而叅語尚輕因便并聞

又

劇賊如李富韋特養陸妙漢等者可擒也或當陣可擒

或別案有名可擒此外鼠輩如裴塘設伏之類漸宜收拾方開三面之網以肆赦大憝何有於小醜昨見翁丈有行仁哉丈之用心不啻兩江生錄矣不佞弟亦當僭為丈申之鄧延勳所獲韋馬養事見縣詳弟批駁一一奉老丈意指向所嚴禁以馬羅為禍本毋容越境但馬養果係馬羅人擒一賊即殄一虎延勳功自不可泯豈必特養乃足稱功使馬羅之真特養未獲或已獲而又推賴不認則馬養尚可指為特養今真特養在監又供

吐為元成前來供送飯米輸認甚明必就指馬養為特
養三尺豎子能辨之延勲之癡亦甚矣善昶獲功已蒙
兩院加賞延勲之功吾輩當另紀叙惟翁丈裁教日南
事吳郡守伏謁具道南關督備之委兩郡守俱議以吳
懷仁代之惟丈可否何如

又

區區所欲請函封專差想徹掌故貴縣捕務以胡經歷
代之山中工役藉力催督一經裁委曲盡人情矣敬服

敬服撫幢毛天洪毛妙經韋善昶韋明懸等皆一時負
固橫面之雄爭先嚮風作我捍禦不佞某日內曾揭請
於三院破格賞之而并及黃赤非獨為其擒獲酬也實
以赤地懸磬斬竿揭木之虞遽起可立待倉儲幾何焉
得人人濟之乘此擒賊賞非無名而鼓舞激勵之藉大
慙之力以收拾小醜必能為我遏抑不至決裂所為并
賚及黃赤者此非責成赤不能欲各犄知官中之委信
在赤而赤亦可號召羣雄耳亦知有老丈宏濟大手安

用此杞人私憂第當維風鼓楫有能叱咤一臂或亦長
年三老不棄也聞有諧赤與山獐通同及買獐保留者
今欲赤與山獐稔熟傾信乎抑欲赤與獐猜嫌疑貳乎
使赤願留撫獐而獐亦願赤留正弟日夜願望而猶慮
其未必然者計翁丈同此心也即三院之留赤謂何廖
世傑口利心妬曾向弟前搬弄者數矣弟面揮之又手
諭之頃復見世傑密報乃知為此說非他人即世傑也
成事難於登天敗事易於建瓴鼠輩固安知調度者與

招徠者之苦心哉弟前啟中有此人不甘牛後之語實
非漫譚鄧延勲之心術在考註內張崑老曾以舊令尹
告我吾兩人不日交臂當出共博一笑知己一體不覺
縷及幸且秘之

與陳司理

韋元成批詳制府僅僅數字而正國法速報何其嚴也
又手札內云韋酋非但不可縱且不可久活霹靂手云
云在足下圖之不在不佞矣有疏叅白叅戎韋元成等

名已達黼座茲以原札及摘疏內語抄白奉覽然後見
不佞先後請教云此賊為起釁禍本當事者未嘗忘念
非敢以漫語相欺牌內重責便當煩足下了決之以絕
惡黨妄念制府灼見千里目中矣萬勿猶豫脫別生端
非僕所知也貴縣養兵餉銀僕在貴縣面時決意請梧
餉足下尚恐未必然今制府慨然處給事固有出于料
外哉亦足下所欲聞韋鄧事始末云何又獲韋特養甚
快人意頃韋賊以七騎過謝村求講話鄧指揮閉門不

出不佞實再三激之此一舉真桑榆之收矣將以奉議
衛印委之幸商之林元老鮑指揮侵蠹昨詳內數語足
折其心招叅早教為囑貴縣善後建置疎漏處及別有
聞萬勿見諱佇望佇望

與賴別駕

北霸分營即縣中前詳內所稱平田是也謝村在山中
出山以來無一兵策應此處分一營良是大崗兵將到
搭蓋營房勢不可緩幸即會叅府計處之數時警息若

何團保之法當事力意行之幸公加意鼓舞使人心翕然知救護之有益而坐視之犯法不貸無敢有袖手者公之賢勞何敢沒也力疾草草不一黃赤兩臺俱有優賞諭之無負委任

答蘇紫溪憲長

武林浮白拍掌十年來獨吾兩人再得周旋西徼蒼梧草別策駕重來誠得一殮元緒不難剖腹造物見妬良覲不偶咄咄徒以快歎弟黔驢伎倆老大所習交關之

役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西南一大罅隙奈何以歇後輩
嘗試塗塞此者仰闕銜璧似出悃誠第彼反覆在瞬息
而一二么麼土司亦能作九尾狐搖亂人情築舍人口
鑠金未知遂能了此局面免於封疆薄責一紙賢十萬
何以笑我

與李貳守

人言千里面談不佞未奉芝宇彼此不啻捧腹相照何
其神也大兵一到奔命不暇游魂餘息足下已坐策其

死命矣土酋不比於人下雷歸順例有擺列之兵僕欲
渙其羣俱罷之最黠者昨亦收之報效然於委任中未
嘗不切責森嚴彼近亦改慮易嚮吾輩事求可功求成
豈與犬羊較一朝順逆足下領之否薄來之義甚得大
體今日乃遠人乞款之誠非貢也奈何銖兩之又欲早
移內地皆不雅觀不佞已力白當事護款必得萬全臨
期相機此時且贖贖若罔聞毋使彼處心虞我也安插
鄙臆頗得一斑當事似云然直指尤擊節安得造膝吐

之西南一大罅隙足下操弄股掌亦足了生平一事何
至厭薄之必泉石乃愉快乎幸強起毋更煩齒頰吏目
陳鵠世胄子也令弟在西曹極口以同氣相托見各署
考咸優詞不知緩急亦可備任使否伯樂之廐自無蹇
足門下試一策之

與林述源大叅

差回披數行瑤華何啻倒一夜清尊捧差大是苦事老
大為將太君東還乃不憚披暑汗征衫耳交南使來稱

銜壁有期果爾非盛陳兵衛不足壯威嚴且震懾一二
土司之煽搖挑弄者項林元老曾借三里楊叅戎一行
屬有田泗之閑不得命茲聞二土司業已帖然解兵休
戈輒敢再申前請惟翁丈以封疆一體之誼可否之將
行兵從兵從糧從亦不敢曠日糜食俟臺下允示不佞
結勘後啟闕有日方移文促之了此不過浹旬萬不致
貽臺下門庭內顧顓差璫溷伏楮屏營

寄童葵午總戎

交南欵關幾成解體不佞乘夜兼程抵邕若有作使者
譚審情形直指犒諭後再得其改限之請具別牘不再
縷是役也關係國體鉅重大將軍西南鎖鑰即王帳前
籌一紙可當十萬第提旌萬里謂何定遠王門伏波銅
標門下豈無意乎且也敵情狼顧鹿駭變幻在瞬息二
三土司意在坐收漁人之利今雖回心易嚮而冥頑不
比於人當局情態未可知茲者銜璧尚期季春願仗大
將軍熊旌震懼之先聲遙臨便足銷弭意外邕以西雖

榛莽猶然門下之屬毛離裏使不佞藉手逋于封疆乎
門下豈靳此跋涉不任眊眊以俟前驅

寄楊貫齋

任公以巨緇五十牂蹲會稽窮年不得一魚一日而魚
腊厭東海臺下投竿江左桃花浪暖亦有橫海赤玉牽
公之巨鈎乎有之差足償翁之滴露研硃矣獨不肖兀
坐荒城眊眊望雕題要領杳然候命業抵諒山偵者云
大隊護維潭且踵至彼反覆在眉睫間後局未可知又

使我坐失御李不得分奇半字豈非分乎朗寧凡百俱
無獨幸無瘴可入臺下從容婆娑之春光生兩臉月影
照孤斟計於此興不淺地主戔戔有無何足着目林述
老竟爾淹忽人生危脆可為於邑身後事何以周旋之
復梁春字叅將

昭江為八桂襟喉不佞得之耳未得之目及承乏織路
水陸觀層岡重巘巉嶮干霄水落灘沸則芥為之舟而
鳥道羊腸不得方軌並轡未嘗不扼拏是天造設為鳥

言獸服之窟宅者若猶蔓草稍滋液之不終朝蘊隆矣
自非雄標壯猷胡以抑亂萌而收廓清若梁將軍真其
人哉不佞熟梁將軍蓋在苕溪武林之際不謂南徽共
事封疆過轅門備揖客之後而喜可知也會交闕文告
催迫無緣從容顧瞻歧路徒以快歎

與童葵午總戎

日者方戒灑江一路除道清塵以觀犀節熊旂至止大
將軍居中持重猶然難之得報知所為招徠却顧之意

何周也第皮相者將毋謂邕以南地主弗類不足備揖
客後大將軍厭棄之耳奈何不佞循例行出巡事意識
在交關迺黎首殊泄泄也將遂絕之彼請命請期之使
不絕於道更與之期復逗遛求寬限至再三不得已應
之寧使爽約在彼負罪萬而我無毫歎事成則定款未
着不成即問罪先着也彼復視莫蔑如畧不介意諒山
搭蓋營房厓厓令候命官以數百兵守之莫夷遂得勾
亡命襲其不戒將營房化為烏有雖莫之為實借謀借

力於我土司以恐恟阻遏我耳機會在旦夕將遂隳彼
狡謀此局永無收拾即黎豈不竊笑此不過燒我茅房
百數不足稱兵家小挫天朝何至退縮若是今督夷之
差旦暮還矣黎如仍前慢令業被撓挫必不與莫兩存
勢將再逞我姑閉關徐規漁人之利未為失策脫依期
振旅抵關仍當如約受款惟是安插一節未宜草草莫
信死灰火性尚存我土司煽逆風揚之即復燃未可必
直須處置得宜彼即再覩天日我臨之有辭無慚目前

若遠於事情第善計者立於不敗無罅隙以受彈射不
佞誠非其人區區瞻前顧後不敢不為國體熟計之大
都事有難易勢有順逆當莫登庸款闕時殘黎在滇南
荒徼外與貢道及我土司隔絕今維潭款闕殘莫在近
闕藩籬中既連貢道而與我土司表裏綢繆故定款於
登庸時易於今日難今我土兵與黎為仇土司中又自
相仇一垣之外互為秦越諸叵測不可方物無俟聚米
計已在大將軍目中矣肉食者鄙兀坐炎甑中惘然莫

知所裁大將軍為國為梓里必不靳前籌發我蓬心三
春龍睡千里龜拆穀值漸且騰踊奈何便一及之臨風
神往

寄劉淳寰方伯

弟過里從張郡公座間聞翁丈且簡借浙藩有日喜極
欲狂數年間濶庶幾一夕交臂賄賄望之竟杳然而弟
亦遂織路炎微矣國家急才如饑近時如季次老趙凝
老皆從右轄弭節不數月仗鉞開憶項背相望鄉運寥

落山靈川爽所鍾萃厖厖在此數公即於翁丈為跬步
毋庸謙讓未皇如弟自內子捐背家造此離畏途滋味
索然為交南一局未竟兩年蒿目焦心頗得要領不以
此時招攜之漸且驚然包茅不共勢必仰煩王命如當
年毛司馬故事西南物力不堪此番蹂躪事已垂成局
乃中變私衷不無怏怏竣役還突未及黔當事迫促之
檄一月三至倉皇就道衝嵐冒瘴與鹿駭豕觸從事凡
兩閱月幸以初夏銜壁納款遠邇乘危煽亂始繁有徒

尋亦竄伏救寧第可脫屣有辭於地方矣半生孟浪去冬始克襄大母窀穸泛陟深崇得一阜距先塋數百武蜿蜒四抱樂哉邱也亦足息我將遂築場生且婆娑其間一疇春綠自飯吾犢翁丈燁赫高牙大轟縣之上未敢以此相換也一笑

答蘇棠陽太守

語稱天道猶酌虛則納實則吐不佞心竊怪之以造物之覆露而與世計涓滴之久暫乎及覩朗寧不獲久怙

賴門下而後信淺之造物安在其為廣大既恠邕人神
君乃又間我良朋此伯牙因之絕絃郢人以之捐斤也
姜薊勞薪寧復有意策足龍荒象郡間為交南構在門
庭當事催迫之檄踵至突未及黠織路而南抵邕尋趣
灑江則夷情反覆人情傾危與土司之敢於發難視去
歲局面不相及何異什伯兀坐蠻瘴進退維谷天不欲
西南蹂躪黎苗於初夏叩關伏辜凜凜天威咫尺漢官
威儀之盛前登庸故事未有也狗馬一腔血幾盡以檢

閱勘牘目眩指酸正擬視息稍定圖一介束芻之獻而
門下瑤函儼然雲墜隻字單語披衷見懷不佞盥誦宛
其造膝冗劇布謝臨風神往

與黃直指

交南構訐弗戢某抵都既得讀三院會疏已又得讀省
中疏為之夜不交睫繇來譚局易當局難夷情變態在
九地之外持議者在九天之上固安知思周慮長三臺
之良工獨苦也非常舉動當有非常之人肩之如某妾

蘭勞薪自分裹足跼伏以畢世竣役抵舍督撫二院催
迫之檄踵至遂以臘前陸馳抵邕初意事機或可立就
不謂半年間情態轉換難於去春什百夷情百相疑土
司百相欺人情隳成百相傾煽土司與夷仇又自相仇
而莫毒於龍州始猶陽順陰逆繼乃張膽明目或謀勾
兵以劫黎款或謀伏兵以遮勘官而黎夷遣候命至諒
山陰連思明州兵千餘乘夜燔彼營房為烏有以狼顧
鹿駭之首當鵠張蠶銳之日無必勝重兵以脅迫之有

必敗狡謀以貳過之條而信條而疑條而請期條而改
限反覆變幻其不至盡餅無幾矣一籬之外盡為敵國
蒿目焦心冒險履危於炎蒸毒瘴之鄉兩閱月邀宗社
靈寵黎維潭始以四月朔抵關漫山塞野兵衆數萬計
而以初十日率臣耆繫組納降先是當事以夷有疑心
土司復張疑待之即彼遙望龍馭一叩亦足畢事而某
堅意必致之入關以彰國威以杜衆口遂與夷約盡撤
我防衛退數里許聽彼盛兵露刃以入不獨安夷心且

防龍州五步之變也夷乃懼然如命維潭儼然偉大夫
匍伏登降凜凜天威咫尺漢官威儀之盛前莫登庸之
故事未有一時同事防檢砥礪先期誓之所不清肅而
萌一念希冀舉家不還鄉夷酋相顧咋舌是役也可幸
不至辱國受成之後是耶非耶恍然猶疑夢中安得縮
地馳報庶幾霜臺鼓掌一加餐也除勘結情由別具冊
揭呈覽外惟是既危即安撫今念往異時霜臺行部賓
州一日語及交事顧某曰安得目擊共結此局某時躍

然在耳而痛癢尚未切膚自霜臺還節上臺而此事幾若不繫之舟且有主勤兵宣威郡縣之先入者人情左畫圓右畫方不度情形不量彼已疆場焦勞艱險萬狀誰則知之夷使奉款抵都諸處分事由三院自能惓切中外瞻仰惟霜臺張主之萬里寸赤不覺覩縷

上張洪陽相公

曠違半載東事決裂遙想外之軍書輻輳內之朝議紛紜宗社半壁安危繫於一身此時此景師座猶能以龍

馬精神海鶴丰姿雍容密勿乎即同事鉉樞能洞然畧
無芥嫌乎開鎮屯田老成體國長慮明示倭酋之不棄
朝鮮也何言省餉第得毋然泄泄如宋紀所載待汝論
定我已過河之喻乎北人不善耕南人多游食肯胼胝
而力穡事乎又此非可旦夕底績今天下不少議事者
患無任事之人不少任事者患多僨事之人事急則隨
聲相和事緩則矢口逞臆彼徇目前且見為迂為擾即
何以主持使任事者不至解體曩昔水田覆轍計師座

帷幄中策之審矣當此王事鞅掌師座敷求若渴某匏
繫炎荒無能抵掌竭蹶奏鉛刀一割之效慙負戴履無
任竦息

又

交南構訌弗戢西南一大釁隙也以狼顧鹿駭之酋當
鷗張蠡銳之日去歲垂成中變當事馳報科疏所為督
責甚嚴議且觀之兵矣惟是馭夷有長策來者弗拒而
國家之控安南有成憲逆如黎利篡如登庸猶將宥之

况黎維潭托之復仇復國其名正而其情真乎從邸報
竊窺廟堂宵旰東顧此何日也尚欲與交南從事毋論
遠勤絕域卽厓厓如嘉靖間毛司馬壓境故事輓輸荷
戈之衆不下三十萬他徵發稱是兩粵生靈豈堪此番
蹂躪尋奉部議相機處置封疆未吏蒿目焦心冒險履
危於炎蒸毒瘴之鄉凡三閱月乃始致其酋主率通國
臣耆數萬衆於四月初十日繫組納降匍伏龍馭恭進
代身漢官威儀之盛前登庸之故事未有可幸不至辱

國方今倭酋狡焉憑陵朝廷不吝王封縻之曾不得其
函奏一謝猶有戎心夫以國則交南大於日本以強則
往謀所載日本不大強於安南也有如黎酋之交臂受
事稽顙來享及此時播告宣示倘亦足振神氣張國威
乎嘉靖間有行之矣中外瞻仰惟師座張主之

答李肖魯貳字

門下晝游迫於王程若駟過隙猶然睠懷不佞宛其几
膝南闕之役赫濯於天威藉手於當事左提右挈以薄

塞封疆之謫母替先人遺緒何尺寸之足勞門下爛焉
侈以鴻藻而又微寵於名豪筆卿墨客長歌短叶千里
專介遂令斗大冷署璀璨燭天遙想門下過里寸晷厘
為不佞持鉢邀此明珠大貝不佞母能剖腹藏之當勒
諸貞珉永以為好

答童葵午總戎

田泗之訁議者以田州歐浦二目可擒也第田州孱弱
極矣剝塞村民為泗城所屠戮者千計骷骸枕藉相望

以彼泗酋狼顧虎視動以仗義執言視田州不啻杭上
之肉而又欲剪田州之翼以張之母乃隳其計去狼入虎
乎竊謂二目可擒此日且不必擒有勁敵在外必不至
為田州憂而去之則弱田之禍愈不可測惟大將軍熟
籌之

又

頃護軍南來知為火藥備想見大將軍雄心計不鳴劍
伊吾殲此醜夷不朝食矣時局艱危邸報杳然兀坐南

陞者盱衡不知何狀有如漸撲漸張如火之燎原入衛
之詔朝下夕當就道帳前可備衛鋒者幾何技擊可備
攻守之具者幾何平居氣雄萬夫第目不見敵身不立
矢石耳不習銃礮烟火迷天撼山震地何狀一旦驅不
教當大師一隊其不落膽褫魄無幾而此又非可倉卒
習辦想亦大將軍不解帶不安席之日矣左江近不無
事不佞守株不效又益之負擔田泗鎮安鬪鼠未有寧
日若泗酋之狼吞虎視弗稍戢之又隳其計且傳之翼

恐右江隱禍不在慶陽三州而在此首大將軍異日試之

寄李旭山憲長

邸報中官府扞格小大猜嫌天下事可動賈傳之涕不堪縷指匡時報主揮戈而挽落暉丈輩之責也弟碌碌歇後孟浪出山一病南關姜薊顛毛幾盡猥以鉛刀況復繡澁將斷便當從此裹足抱甕飯犢與田叟訂一壑之盟矣竣役還經東平有判官李國祥者固豫章一棖

一桶之材也其人個儻負奇氣而沈修自好胸中富篋
笥下筆能作兩漢語六戰京闈不偶抑首而主畫諾人
共惋扼以彼其才瓠落丈復憐才若渴第輒為一鳴惟
大破調收之

答黃慎菴太史

昔人以識韓輕萬戶不更有黃叔度乎忽枉招邀欣然
所願無奈俗子內熱甫役竣為先公軼事漫具小疏亦
有區區悃款之獻連日投揭閭部牛馬走熱且益劇兼

萍跡寄關外不堪舒太史公清興午刻稍閒尚圖面叩
於朱君宅中

寄李任初

不佞孟浪出山足下亦竟鍛羽抑首而就一理將毋驥
服鹽車乎惟是樹駿流鴻在人不在官士豈必盡看花
曲江乃足掀揭自見足下之豁度較之熟矣新添當四
通五達之衢黔以南一切官評民情夷風當事怙賴不
啻如長城如明珠之照乘以足下練才游必有餘地第

庖丁神解不在批導而在已奏善刀藏之倘亦足下韋
弦之一助乎

復明齋楊老師

橫鎮之有深怨積怒於司道非一日自持斧疏劾後而
橫愈甚自毀榜抗旨後移怒于司道愈甚不肖狹路偶
逢遂觸其鋒犬羊之性無足與較雄長第紀綱掃地將
狂橫滔天不肖某實釀成之業已函封盡發其無君諸
狀不肖即於望日長往矣會劉念南一刻二騎傳兩臺

惓惓固止不得已且跼蹐以待明旨處分此橫不辨菽
麥憑恃內援兩臺雖已會叅朝議未有可否不肖惟有
掛冠長往終不至覲顏以辱門牆

與施健所

弟昨者緣木披棘乘間趣平甸周遭賊藪平行沃野相
望鄧將祇奉憲約業已分道大索弟出山亦屆期山中
之兵似應量留少許為不必然之防苗兵不可與土兵
雜處猶狼羊之不可共園食無已量留祿漢臣之議為

得策業詳郵筒幸裁擇

寄張芝陽大叅

自老丈行邁而地方事若不繫之舟矣弟肉食伎倆大
十年來所習睹府江監督之役謬以及弟尚可謂西粵
有人乎自去秋迄今春朝在昭潭夕發交關條而邕管
條而蒼梧牛馬之踪僅餘皮骨顧影自憐徒以快歎

答王仰石太守

抵昭江不得共門下抵掌何異入寶山空手回也府江

釀亂高明料之早矣非門下不能見其微即非門下安
能善其終臚列諸款議兵議餉皆求賴長圖中間捉襟
見肘良工獨苦從來善後無不添兵之理當事者始厘
厘欲以戍卒當之不佞矢口窮涎遠引近証抵掌陳事
勢利害稍中肯綮夜坐莫逆之際不佞厲聲云二萬之
費毫不可減當事稍見採納來教正與不佞所爭如出
一口門下有心不佞忖之矣開州之事甚偉亦甚難但
不流必屬土而土為誰必泗城乎恐虎未可傳之翼大

非當事意竊意府江全省咽喉北陀又府江咽喉四山如城一水如帶廣衍沃野之區非鳥言獸服之窟也規大事者不蘄苟安動大衆者必圖永利搯吭襟帶易侏儻為文物闢棘莽為周行非常之原豈異人任惟門下圖之

寄盧壽軒司理

綏交錄成有門下經畧在歌函奉覽門下試寓目勅印且出關關上首尚叵測思抗朝命返朝使之駕當事微

指尚為之左袒非制府極力主持不知作何局面制府於不佞月內兩特薦薦語中皆屬以大任非常不佞跼踏愧死制府不自為德不佞不敢忘

與童葵午

田州之惡目縱擅權猶為狼耳狼去虎入田州之禍不知所終譬諸門祚衰薄之家強鄰欲乘間兼并之賴一二豪奴悍僕翼之苟全豪悍之僕誠可罪使衰薄之弱子不致為強鄰魚肉則豪悍未可遂剪也不佞代庖傳

舍從旁觀局漫譚之不謂有當於大將軍裁擇近日鎮安之事正與田泗類鎮之目黃篤即田之歐浦也不佞方密圖於兩院將圖所以擒篤而綏全鎮安者不謂篤別走死地業已發覺之計撫院晤間必能道及茲且未敢縷縷

與陸景星大叅

前旌未臨昭江適當事所托重隱然長城九土司兵大似新羈之馬今且以田州戍卒及東南二營永福打手

達目摘發回省更番矣召募運夫軍門尚盼盼望之丈
亦頗豐其餼不知應募幾何初意賊聞風或當漫散今
尚跳梁釜中右江諸路之兵未集姑且扼抗其咽喉以
待夾擊語稱虎搏牛猫捕鼠必用全力豈不信然弟旅
進莫贊餘籌軍門縻留之何為夷使將抵蒼梧弟自有
公案未了不日當力辭還經星島風洞奉色笑信宿迺
筭馬而西

與陳次岩

弟以初十日奉衰慈登舟舉家如出坎窞經手簿領尚填委應報吏評冊揭尚需舟次印鈐抵懷澤乃得函篆同人卷差官護馳台堦弟既釋負長嘯鼓柁行矣鉗之罄亦壘之耻幸丈提衡弟數年來操土酋命賞信罰必賞者未必戴而罰者恨不剗亦有丈鞭箠之弟何憂乎躅躅若之何而弟不長嘯以去也此外封疆一二將媿媿道之援紙復茫然不知從何說起摘其記憶者具別楮以備丈採擇

與劉肖所

岑溪山獠小醜始稍稍剽劫苟旦夕之命僅同爨下火
不及時撲之漸乃燎原今雖稱底定乎而蠻觸竊伏井
聚糜爛一呼足為難端仗劉將軍桓桓雄威既足褫盜
弄之魄而震疊中寓戢和又足遏抑亂萌行見岑溪賣
刀買犢而以經畧之餘慰五山徯後之望劉將軍麟閣
雲臺之烈粵江左實為前茅矣兀坐荒城忽拜魏牘同
舟分猷之誼盎然如對加額以謝

與袁聚霞憲副

別去次日鼓棹抵梧制臺將強之趣北陀而弟以交關
事因請得從潯陽陸馳還邕是為長至前一日交南本
無事土酋亦無滔天深謀聊以一時借口逭罪而當事
稍似張皇土酋直以誣鄭冒黎無可對證不知與鄭亦
未嘗不可正部院所云以祖宗之法處安南之事弟只
得以此着持一紙點破之土酋啞口輸情但有頭搶地
耳黎大隊將至期十八日啟關弟初十日復馳南關防

護勅印出關弟之事畢矣府江之役非弟指畫激壯此局未知何狀大更得從旁為我搖旗擂鼓亦曾向制臺道之第不知直指以此督過否

上太宰李對泉

播酋逆節滔天自分罪在不宥秋冬之交所不即東衝西突為糾拽生苗未集時而狂騁移檄傳書以恐恫我時而卑辭乞撫以嘗試我今且分道四出使我疲於奔命以先發制我矣先月糾苗由偏橋梭峒燒劫東坡站

堡尋札十里橋進偪興隆城又張疑兵犯黃平所興隆
且危若累棊及見援兵稍集始徹大營解去而殘苗仍
梗官道不旬日而思石之龍泉告急興隆之報稍解散
者又復聚且聲言必攻黃平偏橋矣龍泉猶在一隅興
隆偏橋之間非獨楚黔之咽喉亦滇南之咽喉也自東
坡為梗而滇之上供自西來者不得北黔餉之自北來
者不得西差遣既絕聲息杳然即飛章之馳報者將取
道蜀中此一線路乃必爭必守之衝而又必非黔之力

所能獨守頃伏廟謨主持特設大將一員控扼偏橋謂
何今楚中視若飲水無論興隆黃平之阨危未可保而
黔且坐困事在燃眉督責和衷共成犄角恃廟畧威稜
再惟安氏近已傾心歸命某作使之永堅乃心不遺餘
力彼亦指天自誓人有云彼陽順而陰懷狐兔唇齒之
援者過也縱不得其死力亦可免於牽顧第束手有妙
着必更有別着因敵變化此輩之變態在轉盼楊酋之
彌縫同鬼蜮安母鳳氏之輸誠為其愛子安堯臣也能

保其中不猜嫌乎目把不以賄搖惑自相矛盾乎疆臣
踴躍於先不冷落於後乎飛練之事曩實合為一幅一
旦渝盟便難破臉脫我之氣力聲威未足制酋死命靠
彼摧鋒先登終是退脫不可恃今日惟有厚兵積餉繕
器械習火攻簡將練兵立於不敗之地為實着而又非
某庸駕所能贊裨尺寸業亦漫有條請但可後先敢愛
頂踵若乃餉金束手脫巾可虞自有哀籲者某何敢贅
萬里孤懸無繇縮地聊具大都以當造膝伏候睿筭指

授某冒昧瞻戀

上董擴菴大司寇

某涉世咎竄沉淪風波垂二十年自顧死灰長當為世
棄捐不謂狡酋狂逞致煩大衆羈勒監督之役誤蒙推
擇天下寧有無因而前者哉則台座誼重生平所在游
揚到處推轂以為豎子可效尺寸也者台座不自為德
不肖寧昧所自拜命若驚臺下朝顧夕盼不難濯肺肝
指授之臨歧親國門飲滿而屬之行矣努力王事嗟嗟

某胡以報主恩即胡以副臺座特達之遇叱馭戴星章
以子月二十二日受事方入沅陵側聞徂征有期不勝
加額及抵黔而分兵分將軍需軍器險夷之採探分授
之簡任芟蕪糗糧之積貯尚多濶畧未有端緒當事者
一手獨拍丙夜為勞追惟奉檄諸大老屬望謂何某所
不竭狗馬之力即免裹革更何顏再奉臺座之衮烏乎
第事勢薰心燃眉而一切捉衿見肘其濟國之神靈不
濟即以死繼之情形具別狀輒因順差并布下悃羽檄

旁午語不覺心仰祈電照

上總憲溫一齋

狡酋之長技毒弩難當騎兵衝突難禦即騎自頭至尾
皆披厚綿而酋之狡計專于半夜或質明或四十里外
裝伏捲甲而進襲我營壘不備所部者生苗敢死悍卒
我兵所恃全在火器無奈黔中硝磺難繼兼之無兵演
習臺座指示三眼鎗近送當事或能做倣而連砲地雷
莫能得法者此外百子九龍一窩某且分局身督之矣

苗以厚利結苗以浚剥虐下人心漸已搖動大兵壓境
必有累累出降者微聞其妻田氏欲攜其末子入水西
而未知堅決否果爾則彼左右解體當如破竹多方間
謀相機乃發惟是行間之事默中上下向無一人身歷
而某復寡昧受事後始從新料理丙夜憔悴何敢云勞
第不知終作何局面再具密稟臨風惘然

上司馬田東洲

某受事後曾因差便以狡苗情形奏記計塵電矚默之

氣力不足當蜀百一而黔之患不獨播又益之苗播患猶在藩籬苗患乃在門庭處苗不越撫剿兩端不一創未易撫近得水西兵攻破其一二壘寨稍有擒斬差摧苗鋒今漸俛首乞撫第楚師未集偏橋之援未厚苗之叛服與官道咽喉之通塞未可知也苗既為酋張聲勢酋復狂逞分道入犯今日稱攻黃平明日攻偏橋攻龍泉思石羽書告急所在若累綦第虎終不敢逸穴懼蜀中大兵之躡其後也頃總督意酋已出黃平內虛欲以

搗穴之功責之安氏且欲安早與賊絕迺安所難者正
與賊絕所庶幾不敢退托大兵雲集借我鷸蚌之勢收
彼漁人之利乎近其弟安堯臣亦願當一哨自效某作
使之不遺餘力第此屬之變態在瞬息間某未敢必一
切料理何敢恃惟是狡酋兇殘異常人心日見解體聞
大兵且壓境半月來願挈妻子投降歸順者接踵微聞
其親信近亦悔禍頗懷異心緣思亂播民與被害秦民
非周親即熟識表裏尚未隔絕因得乘機用之酋惡貫

盈或當變起肘腋間即不然勢孤力窮終何逃於天網
猥云受降如受敵何敢不多方防之輒因順差函封萬
里以當造膝伏候廟筭指授臨稟無任悚息

又

黔以無餉之故遂無兵又且無將今雖誓師舉事有期
而李總兵陳寅王鳴鶴二副將尚未到也黔之可當酋
者獨安氏耳先是疆臣同目把陳恩王嘉猷等蒙被恩
宥感出望外久之亦漸冷落兼之狡酋百方彌縫即目

把未必求堅乃心頃賴臺座萬里手諭疆臣捧讀感奮
幾於泣下今其母鳳氏亦且移境上臺座之一紙勝於
十萬師矣惟是安氏之休兵久酋之伎倆與衣械俱勝
於安蕪之窮獸死命未知安遂能一鼓殲之否狡酋盡
括夷漢妻子入國人心解體變當在肘腋安氏欲以計
謀似不出此被害奏民非臺座洞燭保全幾且隳奸謀
今嚮導探聽煽亂彼中人人思亂甚得其力仰見臺座
作使羣力度越尋常萬萬輒因揭稟并附衷赤諸可指



迷萬祈揮示敢不祇佩周旋

上內閣沈蛟門

自去冬黔中之警報相望於道甚且一夕三至緣兵力
之最貧而弱者無若黔地勢之最近而易於衝突者
亦莫如黔龍泉黃平則尤逼近虎穴門戶狡酋乘我兵
未集將未到今日聲攻龍泉明日聲攻黃平今龍泉竟
被殘破思石婺川之城池且危若累棊越在千里援亦
弗及獨計有不援之援攻其所必救耳力請撫院將省

城近兵移劄立檄水西安疆臣點兵劄沙溪立遣朱叅
將往水西催督又力請總督檄永寧奢兵劄雷鳴鎮欲
進未進烟動火不動總督復益以南川碁江之兵擾之
賊聞果撤兵歸巢婺川孤城尚得無恙則牽制之明效
而酋之不能首尾相顧可知也思石屬楚哨偏橋汎地
今大將軍陳璘已到聞龍泉警馳赴思石偏橋之楚兵
亦漸集春雨將淋蜀中不能日費千金以待黔分布粗
具擬於二月初三日誓師至期則總兵李應祥副將陳

寅王鳴鶴或亦踵至矣黔省會偏近酋穴僅隔一江所恃無恐不至驚動則水西安宣慰之力脣齒狐兔之疑人猶不能釋然於安近據其出楊酋責望於彼私書及某先後探報楊酋現修板山固專為防安而以萬七千同心上刻之兵專備安氏則酋之疑安可知安之區區亦畧可概見秋作使之不遺餘力細察其意亦欲圖美名規厚利業已蒙被不測恩宥廟堂且隻目而望之渠所主持在陳恩王嘉猷等某時呼之造膝兩漢把唯唯

不以間謀則以力戰始終不敢退托人言彼欲收漁人之利繇某營窺誠得彼功收漁人乎斯亦足稱塞威稜西南所禱祠以求者也第謀則首防護甚密戰則困獸必鬪恐安尚不自必耳所幸彼中衆叛親離邇來通細作乞牌諭乞免死票者接踵如雲狡酋百計於各渡口把守不能禁也至如苗患在腹心而九股為最方有事於播勦之既難撫亦不易某請發犯官繆思忠劉之屏等授之機宜俾得出死力自贖今已撫出其頭目一十

四人而領其渠曹錢播等四人詣撫院投見歃血誓刻
願效把截所不可化誨者黃岑寨膽自知罪重之殘苗
耳聲威一壯自當帖然某么麼荷臺座特達殊知矢以
身報第當事勢萬分之難百責攸萃即寢食俱廢形神
俱憊恐終無裨尺寸以塞簡命輒因順差函封稍抒顧
念伏候指授臨稟悚息

又

某受事已幾三月蚤夜蒿焦徵發草具茲以二月十二

日遵師期直劄烏江會哨渡河進播矣黔兵分四路每
路兵約二萬五千有奇哨道汎地不下百里而遙合之
見多分之甚單兼土兵多虛數即如某親督屯劉養龍
正與賊壘親兵相當兵不滿萬邇來酋父子四處揚言
接殺而實以上刻老虎兵四萬居中權不動瞰我兵弱
處則衝我某哨先到則衝用細作所在埋伏窺伺焚燒
我餉米今惟有會三省各路並進而並進中酌道里遠
近為期則賊力必不支而首尾必不能相顧矣酋所最

怯在安氏兵先是安氏蒙望外恩宥便欲具疏力擔討賊第恐我勦未定而彼先發萬一再撫將禍結無了時又恐我兵未集賊乘虛衝突難於堵截遂且止久之漸冷落則其目把不無參差有言漢把得賞目把出力者有言陸廣之事楊酋魯為安出力者有言今日及楊明當及安者臘月間某極力作使陳恩回水西置酒高會云不爾大者移師禍及我家小則革去主冠帶戴罪殺賊各夷目始帖然今正月間且具疏以請而其母鳳氏

親出諸夷目無敢不震懾近復激於宋承恩之襲虜氣
益勃勃矣詳在安疆臣報揭中當用人之際伏惟廟堂
稍賜溫獎以作敵愾再惟酋檻豕耳十道夾攻力竭勢
窮必守海龍固固險絕攀緣鐵索固之糧可支歲餘我
兵環而守之久當坐斃筭播似無出此乃某獨有杞憂
狡酋非坐以待斃者有如不守固而長驅直突由龍泉
不三日走鎮遠出辰沅以彼聲威便有亡命嚮應後兵
追之不及前兵禦之不能即數千勁兵可以橫行得志

先月間曾揭稟總督面請撫院當於鎮遠留兵一枝以
綰轂門戶毋論防播餉運在焉即以防老毛囤兩江諸
苗之乘機截餉者亦無不可一時或以為過計乃近日
探報酋分兵死力抵敵不勝則父子血戰或從瀘州下
荆襄或從偏鎮出辰常此亦酋之中計非下計也仗宗
社威靈必無之事即有為酋畫此策者旋當撲滅第東
南半壁騷動關係非小不必然之防未可姑置度外冒
昧具稟伏候指授

又

逆酋不聽敢行滔天憑恃險國負固堅守欲效三年之
鬼方冀緩須臾之無死詎知雷霆所擊無不摧折六月
初五日黔中川東合哨攻克二城質明賊不戰披靡遂
收元兇實惟廟謨主持帷幄獨斷決勝筭於樽俎授方
畧於遐荒繫繇天啟夫豈人謀惟是某么庸寡昧烏闕
連克不守敢云局由中變賴臺座居中調護不即嚴譴
俾得再策驚鈍勉收桑榆從矢石枹鼓之下因人完局

履地戴天感極涕隨伏念人固有幸不幸某之不幸獨甚猶之監軍也人皆督兵某獨督夷又當衆音嘵嘵陰陽進退用與不用之間人誰無大將護持某并裨將無之獨以七尺軀付漢把喜則人不則獸視若秦越先是兩關挫衄人言洶洶於安氏即如人言飲恨宜無若某獨計西南半壁所繫彼方擁重屯播境不為我用必為賊用激之勢必合為一幅一酋猶難況其兩乎無奈降心設誠即衆口攻之愈急某作使之愈明示以洞然不

疑未幾有克七關之報有斬使首餽之報有母氏壘之捷有搗播焚燒州治之捷韓魏之深交始絕狐兔之匿情始割不諒者見為某急目前忘遠慮欲功出於夷不自為功嗟嗟治病先治標彼投足便有重輕倘亦未睹貴州之岌岌乎蓋至於我兵雲屯賊窮奔固安氏自謂虜首已在握中一旦以遠嫌力求移師不難以死力刊通之路占奪之山盡讓官兵屯割卒之殲厥渠魁不在夷而在中國則某之操縱獨若狗馬一腔血可知也黔

積弱在諸路後乃初五日先登則黔路與蜀之川東一路分攻齊驅次日三省不戰共收漁利母亦彼蒼垂憐俾之努力尺寸不至仰藉外夷為口實也者庶幾稍雪殺耻萬一乎還師浹旬一病萎薨恐終當填溝壑慚負高厚輒因報捷并附下悃伏乞台照

又

某骨窮數竒自與狂魍從事其不至以身殉虎口無幾矣先是賊憑恃險固堅壁死守無論固前陡絕即固後

蜀楚吳陳二總兵環攻半月不下初五日黔兵合川東
兵一路一鼓遂克二城次早賊不戰自潰其殲賊雖在
初六日黎明三省之共舉而摧賊鋒破賊膽散賊黨則
在初五日蜀黔二路之獨攻諸路不與焉水西功在唾
手馬首所過方有覲心詎肯以避讒故讓路讓營讓功
於官兵就中制其命折其心使彼俛首帖然無幾微桀
驁不馴令彼綦布險阨之兵俱已撤回某之嘔心焦腸
難言之矣西南從茲奠安無虞於釁萌善後處置當別

是一番局面知懸注欲聞敢再覩縷臨稟惘然

上總憲溫一齋

兇逆蕩平曾因差馳報想見臺座色笑矣追惟某庸
沉淪慚負育造垂二十年臺座重念門牆執鞭拔諸羣
伍授以典護絡繹指授萬里造膝中遭飈颺臺座不靳
吹枯噓生勉收桑榆茲者幸磨鈍策駕畢局釋負寧無
尺寸之冀仰副特達之遇詎意福不虛徵二豎為祟緣
自去冬來無日不焦瘁自兩關失守無日不憂危自屯

劉後園來安兵既撤又無大將之護持孤軍孤壘賊衝
營達旦無夜不驚恐山槽險惡非常穢毒不堪還師抵
黔不數日瘡痢交侵怔忡舉發心血既枯百邪為梗所
不敢遽萌休念祇恐安氏負彼戰功邀我初盟馬首所
過不無覲心茲已馴服飲水無復希望某姜薊病軀便
可脫然且某於撫院為姻婭非獨有萬不獲已之苦實
有萬不容不避之嫌業乞未死之身還慰衰慈倚閭脫
遂所請伏祈臺座哀憐主持之輒因王真行敬布迫切

昌勝悚息

答雲南陳毓臺中丞

人言臺座有保釐者定大勲仗節以來驅緬若驅羊縛
猛如縛豕金壁安於覆盆屬者播酋匪茹敢逞螳臂當
寧念黥托於綴旒倚毗不啻長城臺下奉揚主威以急
友邦六師雲屯十萬霆震爛焉除兇雪恥之烈矣某仰
天加額想見臺下劄時體國耿耿丹忠有在彼不在此
自採權使出虎視鷗張寥寥海內曾未有遏抑其橫瀾

者獨臺下主持以正氣彈壓以直道卒令暘谷回照伏
陰潛消則臺下之補天浴日不獨民瘼而在主德不獨
邊垂而在朝廷如某樗櫟散材何知金革猥從唾棄之
餘謬膺羈勒之役豈不自量所為叱馭遂行登車靡歎
實惟犀節在望玉帳非遙將藉執鞭之夙緣仰希前籌
之指授豈期三月受事一介未皇狗馬蒿焦羽書旁午
吮筆再停援紙復罷茲當據鞍入營敬肅祇候并附下
悃伏乞委照

又

黔物力不足當一大郡乃欲與狂罔從事譬窶人子作
陶朱猗頓勾當微臺下赫然同讐需兵兵應乞餉餉應
黔其夷乎今六師桓桓如林黃廣南之叅決張坐營之
蹶張皆能肅將明威即黃贊畫說劒多奇所顓望者有
待次公之指麾耳初議分布在烏江尋改哨河渡其故
且不具縷抑臺下之意旨攸同也河渡亦不肖所部仗威
稜震疊某藉手以報簡書行間抑塞聊抒悃欵伏祈委照

曷勝主臣

又

播酋狂逞黔之患在剥膚而臺座誼篤震隣所為撐持
西南半壁不遺餘力某猥以寡昧謬從羈勒庶幾徼天
幸藉如林之旅成破竹之勢以仰鬯威稜而答知遇亦
既連克兩關斬級獻俘足稱先登矣局乃中變既克不
守滇兵轉戰良久竟以寡授奔回議者謂釁自內作匪
由外患但當貼危投足重輕之日恐一激不可收拾計

黃廣南能言之方今同仇有衆誓不與賊俱生第恐力
孤氣阻收拾渙散不足獨當一隊則整兵厲馬捲土重
來不能不高目於上國台臺獎率虎旅重賦無衣寧俟
秋效申生之痛哭哉輒因黃廣南肅布激切廣南苦心
行間極矣仰副台臺任使有待桑榆情緒督亂無任悚
息

又

狡酋滔天所憑恃海龍一國前有三十六步之雲梯後

有二十四山之峻嶺彼且以為兇窟為虎踞詎知雷霆
所擊何堅不摧六月初五日蜀黔兩路夾攻後囤連克
二城遂破梟巢兇酋投繯妻子畢擄黔路之克敵實由
鳳嶺之先登乃鼓而前者非他人即童龍也龍固台臺
所識拔得一將如得勝兵數萬台臺之急友邦渥矣至
不惜愛弟間關以督虎旅先聲雷動不肖所得張膽枕
戈賊阻恃雲中勁兵之躡其後也追惟異時兩關不守
人言洶洶於非族疾之已甚幾合一幅自非降心設誠

安得有大水田之捷牽制賊勢蜀兵能飛入葭山關乎
蓋至於大功垂成將死力奪占之山路盡讓官兵築驚
不馴之徒無敢反脣橫面則不肖一腔台臺可想見
其焦瘁矣猥以孱弱餐沐嵐瘴艱頓叵測悸魄薰心衷
甲夜坐誰當告語幸不累尸從茲生還披簑飯犢大德
未報以待來身臨楮昌任感激

又

雲中後兵未集前兵繕甲治械童龍督之渡江入海龍

壩庶幾得一當以不負臺下體國恤隣惓惓不謂後兵
入境前兵遂無固志尤幸有安時泰等之用命童龍奪
占鳳凰嶺先夜漏下二鼓其實以懸賞二百金付之所
部歡躍一擁先登萬目共睹乃近頗為掩功所擠不肖
有口不能為之爭徒甘唾面季公雖未入營已藉名塘
報中矣先是水西馬首所至頗有覲心分布屯劄漸似
據防自遠嫌退劄海龍壩雖若抑之實以全之不爾幾
不為亡秦之續乎結局之功彼不與焉前之雄心今已

水解絡繹屯劄之兵俱已解散彼兵散而後借季公合
童龍兵劄新站距烏江五十里而近搜捕招徠亦事機
之一會也率爾縷布昌勝悚息

答粵西楊濟寰中丞

交南震疊天威酋主叩關銜璧天朝亦既授之都統錫
之勅印且出關矣頒封之後自應修貢謝恩緣印降發
銀印驗係銅色與勅載不類致該國有再乞更鑄求為
世寶之請蒙督撫軍門俯念夷情於梧餉內解銀一百

兩題請鑄換禮部題覆欽依即已更鑄本年六月間付承差順帶回粵第不審此印曾否出關龍州土酋趙英者冥頑叵測有深怨於黎夷恨思明府之成功有深仇於土官黃承祖百計挑釁隳成去歲勅印反關尚思假莫擁兵搶奪返朝使之駕萬一仍藏禍心假莫為名則黎夷與龍州必不兩存龍州抗命逆節覆城不足惜如國體何除關以外黎兵自能防護關以內似應行委南寧衛指揮羅萬善同督備官執三院虎牌自思明府至

受降城着落黃承祖同土舍黃應宿護送自受降城至
南關着落趙英官男趙元璧護送先取甘結各有責成
庶無踈虞新印既發彼中謝恩貢款計當重譯接踵抵
關驗貢之後其護夷貢護夷使分畫汎地亦如之庶中
朝威令常伸外夷包茅如期而邊徼安於覆盆矣職蚊
負款局備嘗艱阻於蠻瘴烟雨者三年習知土司情態
不敢緘題輒敢冒昧揭稟仰裨霜臺採擇所有刊刻過
綏交始末或亦西南一大公案也理合固封具呈伏乞

俯賜省覽則夷酋土司之順逆與國體邊計之利害亦
畧可概見臨稟竦息

又

某客歲踉蹌北跣庶幾竣役奉鞭督奏鉛刀一割之日
有期不謂誤有黔之役黔瘠弱迫近虎穴逆酋所衝突
併力一向亦無若黔剥膚不肖奔命於東坡龍泉黃平
烏江之間朝不謀夕即黔羽書以兵餉告急轅門絡繹
不乏某越在絕地無能函封一奉前籌緒餘亦既連克

險關局不自由幾不免於虎口仗宗社神靈捲土重來
迫之險國六月初五日黔路與蜀綦南路合哨夾攻連
克二城遂破梟巢兇酋投縲妻子畢擄深惟狂魍滔天
黔以窶人子欲作陶朱倚頓事賴諸隣封不靳征繕以
急友邦然或以兵或以餉未有赫然同讐兵餉兼資兵
以數萬計餉以數十萬計如臺下之共念宏濟者妖氛
既掃露布馳聞漢庭論功誰當鄼侯第一不肖得雪穀
恥苟免殞越骨窮數奇朝釋負而夕二豎為祟緣多凶

多懼之後積憂積勞之餘一腔已竭百邪為侵幸得乞
未死之身還慰衰慈倚閭於新秋據鞍東矣西陲善後
經畧非無事者無能勉策鈍駕仰副知遇瞻跂斗光祇
有徘徊

寄郭青螺中丞

老親家何日晝錦白下為太翁橫犀披鶴上千齡之觴
時則翩翩佳公子乘風繳矢連雙鶴於青冥親家親為
勸駕公車奏最明廷賜金錫讌之後雍容鼎席即又親

聽郎君臚傳第一聲試艷舉邑中百年盛事寧可再屈指乎此褊心者之熱中而知已肺戚之所為彈冠加額也先是邕理盧君人便魯函短狀并附澗芹狀中且為其弟希入場之選諒不浮沉世局顛隳如操無柁舟行渤澥稽天中憂危動勦如親家公家緩急所恃賴亦海內人情所共屬眸不以此時揮戈挽暉明蹇蹇之節而動念明哲微但不可宜亦有所不忍如弟時命奇薄造物者若將蹶覆之無言缺陷方寸亂矣何能冥冥決事

交南之役聊為兩粵塗一大罅狂酋繫組叩闕漢官威
儀之盛前莫登庸故事未有一切私覲禁絕清肅可幸
不至辱國匍伏龍馭後驚然未肯向弟納拜旁有弁厲
聲呵之一口桎梏未費而惜此四拜乎酋乃下拜如儀
益驗忠信可行蠻貊良非虛語循省區區實從因果發
念非敢毫有希冀恩澤此等衷膈僅可向骨肉伯仲一
道他即哆口其誰相信弟踈鹵踪跡間為長者所寬亦
多為時人所疑人情左圓右方即交南一局粵當事意

見亦稍異同計網不踈繇來得意事竟成失意俱未可知但弟方泡漚身世何有此腐鼠得借他手快刀一斷私衷誠飲冰甘之矣輒因計吏順布衷赤楮短情長臨風搔首

與友人曾在貞

弟慵懶之性不閑拘束聚首於月夜壺觴者往時惟敬吾已而又得吾仰止方期聲臭不孤可長聚為忘形交而弟遂奔走萬里外向所朝夕聚者求片楮不可得提

念及此能無長慨人生與其儒衣冠而偽不若楚狂而
真諸君養高林泉光風霽月慎毋孟浪虛度如弟與兄
行藏殊途遭逢盛時可謂不偶但得守先世清白之訓
使一民一物稍蒙其休澤是則弟之志也知己者誠欲
成其志何以教我

粵西與魯在貞

僕再入粵左顛毛落盡矣制臺知我不在骨肉之下然
亦烏覩其苦心焦思之狀安南之款九月之望已輸天

庭而處分未見下落本無他覲君門萬里吁咈聽之大
計脫無恙又不知土偶之流安所止世局看破已盡猶
然嚇此腐鼠斷非人類弟恐王事鞅掌萬一以重寄付
之大義所關不得徑去則奈之何交南處分諸疏及近
日薄疏俱錄有副寄貞叔試索覽之

又

山中之賊稍就撫矣賊首韋明懸亦已親身出見無奈
來賓賓州遷江武宣四路流徙乘機出後分路四出每

路七八百三五百且迫近城中昨懸賞揭示追捕者照
賞格登時立賞圓村一夜殺賊二十二級一首賊在內
又數處得十二級勇氣稍振而賊鋒尚銳無一兵在傍
徒張空拳雖韓白無如之奈何白將兩臺已驅之去孤
城躊躇政不知敗局何日收拾前報獲賊多係在城在
田在墟良民今盡放之歸凡七十餘命此一舉可當浮
屠七級差足快心耳

又

差來得手札是刻則大村之毛天洪同各村之劇賊首
皆來見賊殊了了能雄辨察其意從此似當稽首從來
撫止伊弟男小口到官並未有賊首親出者安封外日
日驚動天欲保全此一方以免大舉耶山中差官尚未
歸報撫文書須此月方可了尚有種種善後事意欲便
上省城了此方還南寧又丟家在橫或於初二仍還橫
州從橫州再上省城傳牌到當知之

又

不佞操弄交南於股掌間今且招之來矣寄來近日夾板三紙及僕親檄候命范彥一紙聊為足下解寂事之濟在親諭范彥二着事濟而不佞之軀亦受虧不淺矣先是范彥以初三日申刻至太平是日守道亦至請之坐夜深而次早范彥即當馳去彼國連夜草檄削之至五鼓乃安次早復許多點檢而面折范彥自辰至巳未唇吻為焦窮日夜之力遂感寒藥服三黃多涼初五日晚遂腹中作楚嘔血一鍾連日遂不敢用涼劑腹亦稍

定荷擔在身不得不努力為之誰復知余之焦瘁哉今以十三日發江州漸移思明府抵受降城矣當事者惓惓以紀叙一詳為囑此事頭緒三倍答于今當往思明理之只此一番心思又不知孱軀何狀此外關上事情尚未論也此後音信漸遠徼天幸二十四五或可開關則二十八九可相對拍手也冗中不一

又

上林守城之兵僅百名盡數撥去貴縣迎接家眷以致

內賊勾外賊乘虛可恨哉彼中猶然泄泄到彼多方差
調今早報已獲三賊其發踪乃在壚上不佞之料不亦
神耶已報有數十賊姓名得此便可尋踪矣入賀已批
允司中文書已到第不知兩院有無悔否若已得賊似
可無妨也

征播與曾在貞

初二日巳時已發養龍矣營剗山坡直望烏江而隱見
於養龍民房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母庸皇皇也但得聲

息即有人報

又

十一日已破關據險斬級雖不多已奪老君關石坡泥溝之險盡為我得烟蔽十里前哨已出刀靶水十五里之外亦足壯先聲矣水西之進當在十三日先此馳報

又

本日午刻河渡報已打河渡關生擒賊三名斬級十五顆烏江大兵乘勝已趣鬼囤龍澄兵明日進攻苦竹關

矣併以馳報

又

五鼓人云隴兵進矣尚未得聲息連日各哨並進獲功不多鬼國向稱賊兵以萬計者昨日永順兵已焚之止得功八顆生擒三名不知賊漫散何處最可慮我兵未見大敵一面便以賊易與若直入無人之境者不知併力一向賊固用此法也連日級不滿五十生擒不滿十人以待隴兵之報云何兵之進止亦待隴決隴澄氣勃

勃近其母促之回沙溪代兄督兵渠云今日之事但知君命不知母命賊乃罵之云乳臭子不記乃父時耶因便及之

又

不意事之中變亦至此極駐劄營所去賊營二十里飛馬片刻可到有效忠者請退回佯狼以事勢不可收拾首意在奪一職官挾撫脫不佞退則烏江必不守只得以身委之又云賊今晚決來衝烏江烏江去歇所十五

里有云賊已退回青坑去河渡十五里者不敢信只得
夜行野外以微服混入小卒中生平無虧心事必不落
賊網事已無可奈何只得一夜以三騎入隴澄營中恐
無着落四鼓徑差貴福責備之以本司待之猶子今本
司有急汝袖手觀望我即不言汝獨無愧乎澄得札立
刻拔營十六日同貴福抵新站再劄量村期以十八日
直抵播州且云救河渡必四日攻播州止二日攻播州
則河渡之急自解復語貴福云人言藉藉獨左監軍不

移粉骨莫報心不敢昧耳果爾則轉禍為福又一大奇也先此報知

京師觀政與弟貞叔書

大廷之對自謂生平一時策內妄陳臆見而類多狂謬遂得三甲後觀政吏部此時方議久任員多缺少丙子二月方可得選家中事弟可悉心理之七人會不可中止僕雖在外可保必行大都中人之性非有所恃不能自固近來談學者謂清操為粗節易易也而不知對景

實難卒為人鄙詬僕今幸有一命之榮而猶談計會非鄙也誠欲多賴為自防計免他日當局失脚耳第能諒予耶吾家諸僕戒令耕田守分時常伺察雖輕犯必重懲之此吾輩夙志防其漸者今日也

東莞與弟貞叔書

我家習靜好修不意橫逆皆出念想方欲獨坐閉門乃日與負塗之豕溷於公庭情亦苦矣顧逆奴事吾輩實無所愧於心既出自我家親房我等得出一頭地而可

袖手旁觀乎此當日一團意氣任事到底非差也按院
來莞初意止三五日耳後見諸事應答順便遂駐節移
月乃去此公光明風裁一時凜凜莞拔其巨惡四五人
此公知我臨別時以政成為囑用意厚矣先人之事未
傳苦無好心緒以此不敢下筆黃花開時當請於蕭希
之衙中蕭然無以為寄竹扇一柄寄第其字乃文峯所
作南海之風流儒雅士也其人青年能詩畫操行甚不
苟廣中能詩者甚富且儘有豪士此番乃得識數君

又

夏保來及譚羅二母墳事可愕可愕來東云我等當任其責縱家人犬馬視我奈何忘所生顧惟綿薄之力僅止此耳前後之情與諸公所致書及僕所寄諸公祖父母書不妨細與之一觀見我心更切也吾輩作家書即仇人可共觀者每得弟來札便即馳與廣中人觀之

又

區區宦聲為進表二道極口贊揚廣中士夫亦頗相諒

公論頗明龔院薦疏中薦縣令十三人僕名在第五薦語亦覺平常總之為凌軍門相知太過前薦壓在一急功名者之上遂為其所排仕路風波人情千態萬狀難以形容似非我輩直腸人駐足之時況吉安正值排抑之會而我又新訂螺川之好秋風之思飄然動矣

滇中與弟貞叔書

入賀業有成議而同官必欲求去爭之即不便遂退讓之辰下計察在近不免歸免亦歸惟是祚單騎萬里遣

歸懸懸係念功名大事自有分定乃父涼德何敢過望
此子學力亦未淹熟第年來下帷亦頗苦心倘蒼天不
負或亦近之大瑞田弟自主張更有何嫌可避夫人已
傾心付託而每以形迹自鳴此是第大不濟處區區夜
坐每語祚云弟近日但可為任勞不可為忘勞畢竟猶
岐而二之也猶似各自一舟但相幫同行耳非共一舟
也若僕于弟雖踈畧頗多而本原一步更覺寬大耳祚
亦不肯護乃父短夜坐試一質之

粵中與弟貞叔書

連年來獨行獨坐獨卧之間惟薄積厚享是懼上天之意未知若何今果然降罰不爽悠悠宦情久已如冰況遭家變二三幼子女茆茆呱呱家事解體勢如亂麻尚能以多病之身為一官羈縛數千里之外無奈身不自由地方事不得寧貼只得強捱半年區區精力殊非昔比邇來或痰或火或肺或脾或氣結或手足驚悸忽不知病之所從來恐亦非長生久視之客追惟內外同時

同事同艱苦之人今奄忽垂盡念至使人心痛每見來
字亦俱稱病體展轉令人把字徙倚徘徊至連夜形諸
夢寐家居無事隨地可以自遣不比遠方人荷擔在身
費盡心血不得了何至經年懨懨稱病耶家事十七史
無從說起聽天所命細微一切知弟弱體亦難盡聞倘
有關於門祚觀望之大者時一提督之

又

庚關十二日抵蒼梧聞交南耗衝風冒雨連夜抵南寧

交南之役新按院不知彼中情形意見與督撫二院矛盾承望者因而煽搖嘵嘵區區遲到三日則事體瓦解不可收拾今三院漸見同心多口漸定且約夷國主以二月二十日抵關第隳成忌功一垣之外非我腹心直須啟關之日乃是收局耳

又

交南之款九月望已輸內府為主議秉筆之難禮兵二部交讓不皇又東事孔棘世局且岌岌廟堂盱食亦不

暇西顧是役也原從因果發念毫無希冀但得夷款無
恙國體邊計不至為盈庭破敗君門萬里吁咈聽之秋
杪臺中薦可屬倭事者六人區區亦掛其間因西南局
未結且置之彼直以我意氣固勃勃者耳不知其兀然
灰槁也王事鞅掌何敢擇官但恐捐身不足成事徒委
溝瀆薦疏并交南處分疏叙功疏寄覽可命二子更錄
之大計脫無恙不知行藏踪跡所由夷使回國有朝使
在非區區護之出關此中土司便有不測大事結局在

此一着但得早還僕亦欲再圖捧差回家之期亦不遠矣易園業為之無不收拾之理極知人生蘧廬何益彼建造宦舍者何人想此便當絕倒一笑禕今歲漸長成髮已齊眉為文畧知蹊徑但鄙意亦不欲令之大透會不如渾渾沌沌繩趨尺步不至令人煩薄也近日復兼右江事土司狼顧虎視即當日王文成公所處思田等處其桀驁鬼魅不可言狀往多聽之區區自交南處分後近復有邊才之揚當事者責望過重以為可破竹收

之不知事勢之難早夜焦勞腔血幾盡方封書又有劫庫之事係是帶管地方何其命之窮也諸不多及

又

為交南事從南寧馳會城又自會城馳端州即從端州回還出巡潯州矣此事自機密以至毫毛自關上以及達京進御無一不親自經手經心髮鬢遂為星星雖則苦心却亦生平快心事何者毫無所利於彼而大有益于地方生靈也啟關先數日曾與之誓但萌一念舉家

不還鄉夷酋通國咋舌今夷使即日來叩文貞公祠下
可問而知也交南局已完結似可脫屣為計察在近人
謂我何過此便當作計較矣文貞公處置黎利事百七
十年而其孫復國乃在區區手不亦大奇耶急筆不詳

又

差官一指揮一吏目伴送夷使經過白下渠必欲叩文
貞公祠止之不能外夷瞻仰吾邑從前未有之事開祠
拜後引至家犒之夷使熟知典故且能詩勿草草也夷

使若謁祠有詩或有文可收之當勒之祠下以彰文貞
公不朽盛事如何過肇軍門喜甚先下拜且飲至馬次
日盛整軍容延見夷使亦一壯觀也

又

四月初十日交南已款關千態萬狀之苦止博得其國
主兩拜從來稱澠池鴻門之事不圖身親當之土司敗
成煽亂荆軻聶政之事不圖身親防之啟關之日黎傾
國象馬而來以數萬計偵知土司包藏禍心不肯入關

匍伏龍馭惟是造訛傾險之徒蜂起蝟集計不親伏必致傳訛只得盡撤漢兵左右無一執戟者而擒土官一官男在傍作質令黎酋盡兵以入丹墀內外以及山頭皆黎兵象彼挺戈露刃乃始納款雖大險局亦生平之大奇矣此事於兩粵陰德不淺頗動歸去來之興亦覺有辭於地方也少洲字來云陳夫人墳孤踪如舊此須日日看日日塞自當斷絕世言廬墓區區之意此處却用得廬墓一個孝孫惜無人動念耳家中事身上事無

大於此者區區數千里外行坐不安惟此一節幸弟留意

又

夷使未歸關外尚梗阻區區安得遂譚拂衣之事乎即
禕婚期在前在後俱不得自由祚之來也豈為傳經乎
祚非文所能轉亦非僕不能轉與之會于蒼梧叩其微
使人驚愕已而覺其轉念有不自安之意不欲重傷父
也乍會乍別連以字語之其情危其詞迫得其報書不

復反覆自後署中還其故吾每日開尊豪飲頗稱快會
不譚齋事矣被近作不甚快人意近來厭棄平順不欲
作流水腔却畫虎不成反跳入於澁滯生梗與其澁滯
生梗寧平順被之病正坐此寄來選文數篇何嘗不高
勁却何嘗不透露快爽古文皆若此況時文乎舟中作
綏交記附覽并寄十冊以備友人之來索者或亦生平
一大文字也近讀蘇黃二公尺牘甚有味不欲獨饗欲
以十數條寫一扇寄吾弟每一條換好樹一株迫於簿

書稍間輒為酒興牽去俟另日却寄

又

自去歲六月有府江監軍之役夷使奉勅印出關關內
土酋潛謀不軌意欲劫奪勅印而直指復按南寧此不
繫之身倏在昭潭倏在交關有時駐南寧多者數日甚
者信宿除夕前二日始得護遣夷使出南關三月初三
日始奏府江之凱凡三移師三分哨擒斬賊首九十名
顆賊從四千六百二十五名顆合擒斬俘獲共九千零

九十名顯區區謬以首功錄薦撥置土酋者悉就擒縛
區區乃得獲捧差之批不爾且未肯放行也監督善後
種種經手夷情必處置停安方得脫身正月初六日再
添末子骨格頗似堅實眼前把弄膝前亦足開顏解頤
十五年後為龍為蛇姑且付之度外也餘無及

京師與弟貞叔書

抵京即有當事傳川貴推擇監軍之說密託協院郭中
丞止之幸已獲免推用四人又為科中叅論云才可用

而品不堪軍機重大不宜濫及匪人下部摘去二人奉
旨另推好的來看吏部更不令人知忽然遂以姓名請
舉朝皆極口以為得人都中亦以為為時達之用而不知
區區千萬苦狀軍情緊急奉旨兼程星馳又係欽限不
得違半日今禕尚在南中只得連夜還家先遣貴福用
短頭口連夜奔至南京約渠兄弟至紅心驛一會區區
攜禕以歸抵家交付與弟區區三日便當起身亦欲攜
廣陵母子以行着他便即收拾既以苦差仍係原官始

未具吏部覆本中其必於貴州者則以郭中丞之故未
可以楮筆盡也主爵者意則美矣誰知苦狀因馬上人
便先寄數字區區二十一日便當辭朝不能與進表官
員同辭也

又

正錄題草寄後先日已發票矣申刻又奉特旨云云通
將前後所推六人再擇又令九卿會舉所舉人數愈多
欽點不知為誰萬一得免是祖宗之靈再行報知

黔中與弟貞叔書

二十日已抵貴州次日履任刻期不爽每日俱戴星三鼓方停驂舉家正從皆平安最異者十六日過興隆十七日寅時播酋糾叛苗萬餘攻破東坡站遂圍興隆城今圍尚未解遲一日則舉家皆在城中進退無路不知作何究竟矣黔中一切尚似亂麻得中丞公書云冬間便可舉事心甚駭之及至黔果然狡酋力甚勁而謀甚狡步步俱得勝着而我尚處堂所恃者惟朝廷之威力

以人事籌之未知稅駕之日也心事百結適差行燈下
懸筆附數行有人去南京請即以此寄祚兒

又

久不得家音老母想當強飯第不知孱弱之幼子何似
身已委之王事近亦付度外矣此中一切如簞瓢陋巷
之家欲作陶朱勾當此間諸公只靠安氏一着百凡軍
需軍器分兵分餉更無一人曾經歷軍前事者俱不說
起不知安氏之進止亦欲看我兵力何若自區區到始

從新料理按君所責望者復不淺所不能盡言於中丞
公者必欲不佞致之區區以簡命為重追念出長安諸
大老所訂囑云何凡百傾肝殫力自黎明至漏下一食
且三廢箸竟日枵腹區區意豈在功名耶固不敢忘諸老
之付托也勞苦事試看仰止所抄首事條議只畧可見
所幸區區自受事來精神尚似充然播酋狡勁神出鬼
沒東衝西突報急之書一夕三至今師期當在二月中
旬不佞劄老營於烏江待破彼烏江關賊上海龍囤環

而圍之而後移營渡江深入所幸彼中衆叛親離今思
投降歸順者密帖不絕大兵壓境決當倒戈但受降如
受敵不敢不謹防之耳貴陽廩給公費一年不足供一
季之需即如紙劄書寫之煩不啻一大省藩司而公費
不足當斗大之邑衙門住總府甚寬廠又大冷落總總
差勝於往朝鮮東征便中帶一二飲食物件來用園茶
佳者可分少許作此帖未竟凡四起矣忙亂如此掛一
漏萬諸弟自主張之但得捷書郭中丞自當馳報其尊

人也

又

郭中丞公家僮來得數字知家中平安甚慰旅思此中
軍前事向未有一人曾經歷者無將無兵無餉區區受
事後始料理蒿目焦心百責萃之大舉之期或在三月
區區所轄自省城烏江達四川永寧一路去首僅一百
八十里正與酋親兵相當所部署則水西安氏在馬向
與楊幾合為一幅者今漸相疑且願効力但目把為政

未知臨期變態何如耳自十一月狡酋勾苗梗塞咽喉
今雖稍通道路猶然草木皆兵也十七日過興隆十八
日早賊勾苗以萬餘焚劫劄營官道去興隆只三十里
不爾且以舉家聽虎吼豈非天幸急筆附報餘不多及

又

播事不減淮蔡而黔中料理不佞獨以身擔之夜不交
睫食不下咽且終日枵腹苦狀不可言矣師期當在三
月初區區止劄老營俟得困酋上海龍圍環而圍之區

區乃深入子營耳比來精神尚可支持衙中大小平安
只是澹泊差勝往朝鮮東征耳南京常有信來否欲作
數字付祚去人倚馬倥偬無暇有便即以此字寄之

又

三月二十後曾以播事寄家音得母皇皇耶是月二十
九日安氏深入搗窠一捷據報斬其萬人廉之亦不下
四五千馘其愛子差足吐氣但元兇未縛全局未收辰
下將督泗城兵渡江助之今四路分布再調兵四萬作

一路賊穴中四面殘破已極縱是雨水連綿決無撤兵之理擾彼春耕縱上國不過百日之糧環而攻之可以坐困即不得之夏必可得之秋冬也但得完此局脫身歸來飲水飯蔬作牛作馬皆是快事白髮盈頭不知何日生還耳自兩關不守所慮者安氏擁重兵十萬現屯播地不為我用即為彼用投足便有重輕非區區主持力助郭青老降心設城馭之鼓之一發而不可收拾寧獨貴州孤城即西南之事去今幸二酋已成冤狐兔之

情已絕諸可無大虞發來疏稿一覽一字一句皆與青
老商之其中招納萬苦之狀可以想見諸相知不能一
一具帖出疏草遍示之可矣寧保以累中外彼他日能
報則報不能即作來生功果可也

又

四月二十四日再整河渡烏江之師區區以單騎出烏
江而大兵盡出河渡人皆督兵我獨督水西夷其夷又
在人情側目信疑之間人誰無大將護持周旋而我併

裨將無之七尺之軀以付目把渡河以來深入賊阻所
備嘗皆世上未嘗聞之驚恐未嘗見之險惡卧薪枕戈
賊且守且衝幾不免於毒弩滾石為賊陷者數矣賴天
地祖宗之靈於六月初五日連克二城次早黎明遂破
賊國罪人斯得詳在塘報中十二日班師幸已生還主
恩親恩差足報塞痛定思痛潸然淚下從此便當披髮
入山不復問人間事矣

又

烏江之歟一家生死已置度外稍急便當罵賊死矣死
不足惜如辱國辱家聲何整兵渡河深入虎穴所單騎
同行即烏江之敗乃公事虎而翼者也抵國後與賊相
距不數百武所割營在絕頂七尺許容足之外即係深
箐無底深溝賊虎吼無夜不衝營達旦所飲水乃在人
與牛馬骨及樹葉所滌漉者營則茅茨竹葉雨即夜坐
蜀中忌水西之成功以為功自黥出也流言四布其險
惡百倍於賊國但啟口憑恃一總督不測可立待旁若

無人令人不敢仰視區區以孤踪當諸路側目降心柔
氣以退一步勝之計令安氏撤兵退劄安氏退黔中復
何望郭中丞惟有仰屋咄咄矣詎知初五日連克二城
次早賊披靡不戰必解即區區所督河渡哨與川東一
路合者也嗟嗟非天地祖宗之靈何以有此乎營中與
郭青老約但了局五日便可接浙去青老亦報書云不
去非夫親家去弟當隨後夷狄患難乃見骨肉噫嘻吾
兩人者良亦苦矣班師還署七日業已具詳乞休功成

身抽不以此時灣船更待何時年過半百一腔血幾何
苟有繫我以一削籍博之足矣君父大恩許大乾坤當
自有報塞者歸去來母子兄弟即以太平筵再作湯餅
會可也

與子嘉祚

渡庾關抵端州聞直指已巡歷左江道屬竣事自謂生
平此番真可藏舟養拙不意方抵梧州未及到任即以
省城堂印五道印相屬適按院巡平樂只得置家口於

途次而疾馳走陸入省到任次日即趣平樂從來堂印
無出外府只得攜印以行彼中郡守而下俱新任一切
責辦道中其奔忙反為生平所無今雖完平樂事家口
猶在舟且未知何日得脫身過南寧也廣右數年稱太
平解甲偃戈至今歲而五山尚諸賊劫掠地方無虛日
辰下又將有搗巢之舉一見制府首以此事責望相托
此等事費盡心血不先不後自我當之勞人命苦所如
皆是不審蒼蒼之意何居廣右風氣難調瘴毒侵人可

懼每念此身真同浮萍在家在官在署在舟總是逢場
一戲何所不可隨緣度日亦自解脫不必掛念

又

四月十日于蘇太守得家書在貴縣知正再舉第二子
甚喜其即以貴喜命名又以吾所全活于貴邑者不
鮮也原駐劄在南寧今受事且三月矣不知南寧在何
處數家僅朝南夕北或寄頓舟中或暫住城中棲止飄
蓬從來未有如此作兩司者先是五山之征兩廣制府

決意當在八九月之間不謂庸將遂於五月輕舉山中
之賊以萬計鹿駭狼奔分路四出區區方握堂印陪新
撫臺從陽朔回聞報兩臺即時屬之解印夜馳單騎赴
彼收拾敗局如棼絲人心湧湧貴邑之城可片時路平
只得以家寄賓州又寄橫州從間道疾走貴縣止崇受
隨身賊以千餘羣或七八百羣或三五百羣白日放火流
劫去城不三十里坐孤城中調度真委身虎口矣所在
望風披靡幸國家之福百計鼓舞安插亦連有斬獲賊

乃稽首乞撫四五渠魁親率其弟男來見願各保封疆
求作耕氓四路之嘯集始各潛踪逃竄盡已歸業人心
俱已底定豈非天欲生此一方不欲秋後大舉而作使
庸將驚動之耶乃心血因此大損兩鬢毛十日內遂半
白矣每中夜徙倚聽刁斗聲徹正汝輩熟睡時也顧安
知炎荒人之憂苦哉惟是一朝散賊口大小男婦七十
餘命倘亦足當七級浮屠聊以自慰賊之輸誠就撫在
此一着天之所生誰能死之收拾稍定適廬陵黃把總

回便寄數字心事抑塞諸不他及旬日之後當離貴縣
還走省城決善後事然後乃議攬轡南寧也

又

天欲決裂吾家使汝母不祿非汝輩之罪由乃父之薄
積厚饗死者固已棄塵累而去使生者忽忽若窮人之
靡歸辭官不能棄官削籍又非生我成我者之意人非
金石而能當此摧折汝兄弟輩已成立獨幼弟幼妹梵
梵而最幼者呱呱無依汝母尚顧恤別人子女今自家

子女出入傍徨念至能不刺心惟汝兄弟姊妹母容在目母言在耳其聯屬維持防微杜漸時時不失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意庶幾念母痛母之大者悲哉汝輩以生道念母我豈復有貳乎哉汝母陰靈必能鑒之

又

汝母奄忽上天降罰一切當恐懼修省勿討便宜勿使滿帆風勿知有已不知有人寧模糊勿太聰察寧退一步讓路別人勿沽名釣譽沽名譽之心即是討便宜之

心豈必貪利祿乃為便宜耶寧澹泊勿求豐腴待下寧
情恕勿求備過苛其報德宜厚而懷怨宜輕儻微祖宗
之靈不即隳落幸甚萬一緣淺福薄我不能與時命爭
亦付之奈何而已

又

自聞家難行坐徙倚忽忽如無所歸猛省乃覺汝母之
已化去荷擔在身但丟手地方安危數萬生靈所繫不
但當事者不肯放去即自家亦不能言去大義束縛乃

知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徵天之幸，收拾別人敗局，操弄羣獐，在股掌間。今且為我捕賊，作我捍禦藩籬矣。而善後千條萬緒，稍一罅漏，便即為人破敗。督院紀叙之疏，不可謂不相知。撫按二院各有揭薦，聊自快意者，不枉末路出山一場。若藉此為進步之梯，此中已如冰冷，薦與否人知與不知，固脫然不繫胸中也。

粵西與子嘉祚

交南之款，九月望已輸。天關夷使銜命南還，未有期是。

役也所非從因果發念而毫有希冀明月鑒之無端臺
疏薦可屬倭事者六人乃父與焉國家危急軼掌臣子
何言擇事第恐委身不足塞責來則荷擔以身付之不
則奉母姑返初服苟全視息行藏既不自由聚首歡笑
之日往往對面錯過知子有意入粵特遣曹仔同浙人
回并以迓子誰為子伴子自邀之

又

欲回南寧恨不縮地按院巡邕決無不陪巡之理而軍

門又決不肯放按院實欲我回而又再三以札來阻又致書軍門切不宜輕放使人進退維谷賊勢既難收拾人情動即猜嫌初一日按院忽有字來約星夜過柳州一會只得連夜走間道軍門又不肯別云一晤即還望所商之按院者如渴又從中途星夜再還平樂彼中擬以十二日舉事十日之內端倪已定當星夜回邕最可慮者府江林道按院怪其起釁恨之入骨微聞已掛彈章善後一事無人肩之又有轉調區區平樂之意又聞

疏已去未知的否果爾真是斷送這老頭皮也奈何奈何夷使已到梧京中刊詩一本係與朝鮮國使者賡和朝鮮使為之序比之周之黃耆云其序頗通為華人者可以愧矣

又

初八日抵省見軍門初意或得脫身不謂更有監軍紀功之委百責攸萃彼處道將猜嫌徧裨疑沮賊勢出沒猖獗而按院期於神速責望甚殷不知此局作何收拾

外牌抄寄覽前有夢漢壽亭侯實臨我署中懸像時禮拜焉借神力盪此妖氛也武緣事奉旨這越城劫庫事情重大該部看了來說天威不可測脫得以微罪去亦一快也知之

又

撫院十一日已發平樂監軍者尚盤桓省城至十六日方得行彼中事尚茫然未知所為下手處本道與將官俱不相能各叅將亦互相疑忌行當以輯和人心為先

又不知此輩肯相信否人情蠶蠶無中生有九折羊腸
未足喻其險府江之事尚似水中撈月不知抽身何日
也特諭汝知之

又

喜添黃口之兒却是白髮之累分其任者非兄乎聞報
十三日當馳往昭江散兵覈功覈餉府江之功半於羅
旁而頭緒三倍之奏報在即茫然如亂麻乃羣口拱手
而屬之監軍監軍止知中間一段首事及結局若風馬

牛不相及今當自往昭平請之復馳還潯州而復抵蒼梧
完奏報事還邕未有期署中且勿凝眸也

又

崇受遇必過於蒼梧而不索家書怒之又甚喜之兵事
正在對壘萬緒千條不堪更着家中事攪腸也各哨齊
驅並無損傷五日之內擒斬幾六百級矣昭平風氣驚
人繞署但聞哭聲度刻如年不敢以性命撥倘來劉通
判帶四家人死俱盡自家亦病矣其小官之物故者纍

累自我送去效用者半死真令人可憐奈何

黔中與子嘉祚

黔中得家音已難矣矧又賊梗阻官道屍橫盈野矧又
欲得汝南中音耗何啻空中飛墜乎殘臘郭中丞公人
來附有子尺素書禱得之不能讀有泫然耳此中寄回
家音不絕然皆不能數行亦無暇及汝忙迫勞苦之狀
可以想見此事不下淮蔡拔苗神出鬼沒東衝西突而
黔上下無一人習知兵者無將無餉無器械以簞瓢陋

巷之家欲為斬將奪旗之事而又茫然無人料理中丞公半年心計只在收拾水西安氏然安之進止亦視我之兵力區區受事矢口殫力半夜圖之中丞公未嘗不言聽計從今進兵當在二月中旬後區區當貴州以西直接永寧赤水哨道當老君關正與酋親兵相對區區割營於養龍距關十里待克關之後賊登海龍囤環而圍之而後區區渡河深入鄰哨即安氏兵在焉曾極力致之縱不大勝當不至大敗朝廷威力當自有天幸不

爾則履任之時朝過興隆晚間賊擁苗萬騎焚掠東坡
幾破興隆城相去只半日當坐城中入虎口矣自有天
命汝可放心

又

乃父之得免於殉虎口幸哉方入黔辰刻出興隆薄暮
賊擁萬騎圍興隆矣烏江不守賊投鞭可斷流足馬殿
後幾為賊包再渡江深入賊阻時童總兵被叅頓兵不
前獨以身付漢把殘黨伏深箐夜宿荒草澤中比抵後

因經鐵柱飛龍關去數十步幾為賊生得去三尺幾為賊射大刀手朱國太在馬前一箭貫肘馬及米袋箭中如蝟跨馬深澗中澗皆巨木橫倒直豎賊懼我有伏兵誘之不敢窮追區區乃得抽身奔入吳廣營中既抵後因與賊相持者四十日蜀中忌安氏之成功駕禍必撤之回安兵撤區區身邊止有兵數千賊自二十八至初二日連夜衝營達旦初五日始與川中綦南劉總兵哨合并力夾攻連克其二城次日早賊窮不戰自潰遂登

城克之豈非天地祖宗之靈哉人情險於賊國與郭青
老約但得畢局五日便當畏足長往川中必欲破敗安
氏誣安氏必且裂土據播以叛區區豫知其意連夜出
播出烏江盡撤安氏兵精誠所孚格安氏之官目無不
惟區區所左右指使者且自有詳不惟不望地且不自
為功安氏既貼然區區以完局交付青老始得抽身以
去發來安氏讓功一詳試覽之此等火候豈威力所能
迫劫之乎是役也鄉中人以區區與青老意見未必合

彼直以自家心腸看人耳國事封疆謂何區區於青老
無不竭之力而青老於區區惟恐失左右手無一語一
畫不信不行可謂同舟共濟不至辱國辱鄉抵家相對
真若重逢安得汝一面一道艱危萬狀積憂積勞之後
近有心坎之病遇飯輒阻噎不即下初意欲寄音期汝
回家一會留家眷在南中一月後可同嘉祿行既思之
但一抵家便難脫身且方與知己下帷一散便難復集
更有使人掛心之事難於言者千萬不必以乃父為念

昨見汝場卷入穀復遺真令人扼腕却亦是頭篇有鳶
飛魚躍時行物生數語此只好作看書語錄不是制義
以子之才於此尚融化不盡耶嘉祿欲來無人作伴燈
節後或當託仰止伴來不然區區放一舟與之偕近已
得旨南山北山任我自由也種種不多及

又

余生平不善病自凶危憂焦萬苦備嘗之後病乃成內
傷還家日劇一日漸至作捧心狀然猶易視之不欲令

汝知亦不欲汝回以種種諸可慮者在邑無醫請永新
曠冢山悞投香燥遂至胸浣焦枯每食噎隔如有刺小
除之前糜粥不入坐卧須扶幾似旦暮之客春來稍有
起色延五雲劉約吾料理此君以儒精醫其藥頗效今
日進糊粥四五碗胸前痛亦稍寬三叔與余同卧起憂
形於色一食一藥必躬為之自分雄心尚在又當萬死
一生之後造物未必遂斬然至此第病症不輕目今肝
木主令展轉不定萬一不可測子在數千里外追爾不

及知彼中無人特促喜童來汝可輕身回家一顧若病
夫如常漸安又可同嘉祿東下甚便回途須大船不必
急家中有劉約吾能料理決不至遂危迫母令病父又
添一掛腸也播之役攻破後園二城右監軍自覺不在
傍報三院揭具在區區以功平分讓之所為折節調停
豈止相如之迴車而此君猶有後言吾輩縉紳尚不知
人間有羞恥事何況武弁輩乎大都此輩見識淺涉世
淺以為功不爭不顯爭尺則尺爭寸則寸豈知不爭固

如此即爭亦如此總之天道公論難逃一實連得劉年
伯手札甚是關切病中不能細作數字為致聲病人此
日但得長作邱壑之夫足矣何知其他若郭青老皮林
之事區區出境凡三以書力主青老以此功讓之楚楚
中更不可與之爭鋒也播功尚如此何有於皮林耶病
筆不多及

與子嘉祿

人當童時誰無蓬心稍長誰無回頭醒悟獨悟有早有

遲耳早悟一日便自家早受用一日見子回東有味乎
余言終身用之不盡天實開子以早見天日守此意不
忘自然意念浸浸既得出人頭地又得自家快活心安
理得之樂當下便是極樂世界也

征播與子嘉祿

二十日欲發行而滇兵與水西寨民爭鬪又欲調哨二
日內永順兵至只得稍待之且運夫未及一半各兵十
日之期已滿可為寒心各將官如拽牛不前小大老少

皆怯懦無比事事可笑不知此事作何結場也二十三日
的去不去前途愈不成模樣隴西之兵未到烏江則
養龍之兵甚單又賊之細作四出專一燒糧草且燒人
房屋衙舍前後不可不防昨差五十人去水西燒房聞
已獲八人俱帶有火筒在身而裹腳內藏小刀十數把
可異可異水西今差人去京上本願滅賊則前日區區
激陳恩為之也連日已拿細作二一起矣

又

沙溪之進尚未有期其官在病目奪關之事者二三日
後兵已發行矣養龍去賊巢僅三十里頃刻可到夜間
不敢解衣輸三騎以備飛報緩急其裝塘伏在二十里
之外光景可想見矣永順兵肯向前今其土官再押兵
五千將到省城可喜也

又

今日泗城報斬級四十五顆生擒四名差快人意然皆
未見大敵未足喜也亦不可不令署中知之

又

二十六日抵養龍站首於十七日上國已的區區即於
烏江入播矣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必過慮第入播之
後彼中有土漢爭功一事可虞調停駕馭此擔更不輕
也

又

今日盼王嘉猷奪關之事竟杳然不知以雨阻乎抑其
心叵測也人已鼓之結之至此猶不可知却是無可奈

何水西兵不進初九日永順兵當進矣

又

為在城外近故無信報署中且事如亂麻亦無片刻可
寫信也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去一步險一步王事為重
無可奈何先是傳賊尚劄我河邊將以輕騎襲之分布
已定報賊已過河斷橋又復從新分布童總兵於十八
日發區區以二十日發直抵養龍矣事在目前安氏之
心竟不知何如大小將官或昏或怯脫安有二心則烏

江守而河渡進永順之兵五千數日後可到當併劄河渡衙中不必掛念汝輩可焚香於漢壽亭侯諒能鑒我赤心也

又

二十六日駐班竹二十七日騎馬抵祥狼押發永順兵至養龍區區亦即次日劄養龍矣水西兵勢已似必進草此知之

又

明日王嘉猷約進兵初十日方得聲息若渠復失約是日當與童總鎮環甲親督永順兵排火器列竹牌挑選鋒鼓而前不能守株待兔永順後兵亦將到其氣壯矣初九日移營烏江臨河與賊阻水而陣然亦時隱現於養龍民房間也養龍去烏江不及十里對河即賊夜夜裝塘防之母過慮也

又

水西前疑其觀望鼓之猶恐其不前今蜀中側目之必

不欲其成功初意以出彼中監軍意乃近日總督之意
指亦同使人督之不可棄之不可真是進退維谷世人
所遭猶是盤錯區區寸步荆棘不知造物之見困如此
仰天望斗隨他何路成功便當裹足披髮入山第賊滅
無期不知生還何日耳

又

朔日午刻再臨老君關山容慘淡水聲沸咽弔忠魂之
不偶悼壯士之云亡有心如折有淚如綆凌晨渡河此

身委之造物必欲防閑則何時可防何地可防何人可防左右之叵測甚於林箐之蒙翳天或生予其如予何所幸水西芒部之人各自為心環海龍皆蜀兵倘亦有藉我赤幟意乎王文成公謫龍場夜宿古廟遇虎不驚驚亦無益也區區今日亦作如是觀付禕知之

又

初二日質明渡河登關歷泥溝石子了諸險絕深箐入關行芒部營以新醞餉為之飲滿而去是晚且止刀靶

水王嘉猷請行營令諸把事頭目遞進酒為之酣醉又
進馬事已奇又芒部兵與之各為心必欲同區區卧起
又奇也雖秉燭達旦差放心矣稍出深箐路漸夷烏江
二三人亦可夜行但非水西芒部之人不敢行也

又

初三日發新站賊首張守欽王廷耀等尚潛伏林箐鎮
雄人極口云王嘉猷與之通晚下野營害地不敢宿帳
房中寧宿嘉猷帳內以身委之耳次早經桃溪衙已刻

入播城所在俱為煨燼獨酋之亭榭池閣流觴行樂之處半在焉為之長歎古今興亡皆如此何論酋哉為水漲止播二日初六日當入國陳恩亦出播來見當宿大營可無慮獨蜀中大將監軍皆有分彼此意其盛氣未可當也人情難處甚於途中之駕馭此番受人間未曾受之驚危嘗人間未曾嘗之艱苦造物者猶然不少憐貸亦酷矣哉賊勢尚重恐未得旦夕即下即落在貴州後來更有難處事惟時區區擺尾去矣王嘉猷為芒部

目把魔之甚惴恐不爾區區安得一刻假寐乎又可為一笑

又

初六日進海龍囤世間未曾見之路安之大營在海龍囤後咫尺間紆迴三十里刊木伐箐梯山緣磴夷人譚之亦自攢眉云猿猴之踪所不到須徒跣乃可天復雨泥深尺餘只得稍待天霽今暫劄安之外營一古廟中初七日會蜀之左監軍登養雞城督兵與賊對打銃礮

火器交發城上擂石如雨弩無虛發兩兵損傷亦不少
矣賊勢尚重氣尚銳效死勿去者尚繁有徒了此不過
旬日彼譚者何容易也蜀中盛氣既猜水西又自相猜
凡事只得讓之但得了局脫身任彼為之不知天意生
我否耳

又

此番事自是難星在命誰能避之素夷狄素患難受人
間未曾見之艱危人皆督兵而我督夷人皆有大將護

持而我并裨將中軍無之人皆以進為功而我以進為
罪以功為罪此皆上天降罰敢不順受水西再乞移師
遠嫌今亦許之不然水西之禍不可知區區之禍亦不
可知已再三密請於郭中丞及此時丟手猶占上風不
然恐亦非中丞之利也大賊相距似家宅之於易園安
營兵不滿二三千全是虛話兩日前後驚不知死所各
路監軍但知妬功忌功更不防賊衝出作何堵截彼皆
訑訑聲色只得大家作處堂之燕矣若安氏許之移兵

劄海龍壩區區當抽身出烏江關俟事機何若再請於
郭中丞耳憶前歲有書付祚云縱然得一開府眼見曾
魯老之骨已朽此書汝還記得無總督乃云區區欲鋪
張安功冀陞二級有付之仰天一笑耳但得了局抵點
五日即當拂衣此時即剖心無益也

又

從海龍壩入後園亦自有小路須徒跣二十里緣崖攀
磴一起一下如登天如落井者二十三山泥深齊腿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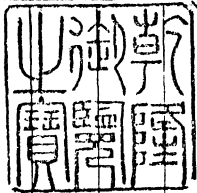
者云前路可去十九日出前路不意是日各路不打陣
業已進鐵柱關進退無門經飛龍飛虎關下賊弩石俱
發齊喊直突徼天之靈策馬直上陡坡即陳總兵營旁
稍避之乃披氊按轡行水溝中亂木橫倒直豎隨行被
箭傷石打賊急欲射我為馬走快射中大刀手而馬夫
之米袋箭簇且十餘矢吁亦危哉抵園歇深槽絕無竹
籬茨蓋夜雨則坐親督官兵攻圍二日賊守堅不下安
兵募兵之被傷者不下數十人無損於賊之毫毛而川

中妬水西流言飛語不可聞必欲攻逐之使去總督與郭
青老似露圭角今羣剛且側目於區區矣力主移兵遠劄
止於無功猶可免罪不然禍且不測川東川南自相攻擊不
曰大變將起則曰賄以五十萬金雖欲不股栗得乎恐人
心解體賊一朝衝突為禍更烈生還之期尚不知天意
如何

寄梅川叔

家運陵替丁壯摧折近聞吾叔亦罹茲苦情之所鍾誰

能割楊太尉舐犢之愛效吳季札任命之高惟是悟從
迷得情可理遣昌黎有云有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
子不可說鵠象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嘆吾叔
試勘破種種亦可一笑解



臨臯文集卷三